SMRC调查：甘贾尔最优秀与亲民

46%民众称甘贾尔最关心人民 普拉波沃最具自信心

【本报讯】Saiful Mujani Research and Consulting（SMRC）在题为《选民眼中总统候选人的个人素质》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领导特质是诚实和关心人民；在这两种个人品质中，甘贾尔被公众认为是最优越的。

5月14日，SMRC研究主德尼（Deni Irvani）解释说，人物的个人素质是选民在决定选择哪位总统候选人时考虑的因素之一。候选人的个人素质越积极，被选中的机会就越大。根据SMRC的调查结果显示，印尼总统候选人拥有的最重要的领导特质或品质是诚实和对人民的关注。多达40.7%的公众认为诚实是总统候选人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领导特质，29.3%的人表示关心人民。其他特征对选民来说不太重要：其中12.6%说要坚定，12.2%宗教虔诚，3.7%聪慧。还有1.4人没有回答。

左起：甘贾尔、普拉波沃、阿尼斯。

关于这五种个人品质，SMRC随后询问选民，三位总统候选人中哪一位被认为最能代表这五种品质。因此，在关注人民和诚实方面，甘贾尔被认为比普拉波沃和阿尼斯更优越。

德尼总结道，甘贾尔的聪慧和虔诚本性也被认为略高于其他人，但距离阿尼斯并不太远，普拉波沃则自信。

此外，有38%的人认为甘贾尔是最诚实的，普拉波沃为20%，阿尼斯为19%，而那些没有意见的人约为23%。

对于关注人民方面，多达46%的人认为甘贾尔是最细心的，普拉波沃为19%，阿尼斯为19%，没有回答15%。34%民众认为甘贾尔最聪慧，阿尼斯占26%，普拉波沃占24%，没有意见的人占16%。

33%民众认为甘贾尔对宗教最虔诚，阿尼斯占28%，普拉波沃占15%，未知者占24%。

普拉波沃在自信方面被认为更胜一筹。那些认为普拉波沃最自信的人高达55%，高于甘贾尔的23%和阿尼斯的10%。那些没有意见的人占11%。

德尼强调说，在选民眼中，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领导特质是诚实和关心人民。甘贾尔在这两个特征上都被认为是优越的。这是甘贾尔选举优势的驱动因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甘贾尔暂时比普拉波沃和阿尼斯拥有更高的选举支持率。

调查人群由1220名受访者并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随机选择。回复率（可以有效采访的受访者）为1020或84%。在3%置信水平下，该样本量的调查误差幅度估计为±95%（假设简单的随机抽样）。现场受访时间为2023年4月30日至5月7日。

（亮剑）

印尼华裔25年前被欺凌的历史事实

【本报讯】1997–1998年的金融币危机使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一个改革时期。经济不稳定成为公民示威的动力，这些示威活动以苏哈多总统的“新秩序”政府垮台而告终。

地方媒体于1998年5月14日的报道中写道，暴乱事件始于雅加达的葛罗格（Grogol）地区，特里萨迪（Trisakti）大学附近和芝布特拉购物中心（Mall Ciputra）周围。受煽动的民众向执法人员投掷石头，并破坏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停在芝布特拉的汽车被烧毁，芝布特拉内的情况异常混乱，浓烟飞扬。购物中心里头商店的所有的商品都被抢劫、被烧毁，有些商店还被洗劫一空并被烧毁。达安莫葛大街（Jl. Daan Mogot）的商店和工厂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洛西（Roxy）和苏迪曼贸易中心（SCBD Sudirman）地区的建筑物也是如此。那天有无数的物质损失和伤亡。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之后的日子里，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抢劫和火灾无处不在。

苏哈多总统的军事顾问辛通·潘贾坦中将(Sintong Panjaitan)所著《特种部队士兵之旅》（2009年）中记录了4939座建筑物被烧毁，损失达到2.5万亿盾，不包括数千辆被破坏和烧毁的汽车和摩托车，以及受害人死亡，无论是受伤，死亡还是性侵犯。

当时发生的暴乱也有类似的模式：针对华族众多的贸易中心。这发生在几个华人聚集的地区，如草埔、洛西、珊瑚新村、老巴刹和芒加勿刹等。

究竟为什么华人成为群众愤怒的目标，骚乱变成了发泄种族情绪。

Jemma Purdey在《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1996–1999》（2013）中解释道，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印尼人民有一种刻板印象，即华人应该被憎恨，因为他们富有，并且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是因为他们多数活跃在商业领域，所以他们的钱财满贯。这两个因素就形成了人们的观点，即华人绝对有钱，亲近政府官员。因此，所有华人就成为了泄愤目标了。

不幸的是，有些人被错误地定位了。梅（化名）的经历是这样的，仅仅因为是华裔居民她所居住的房子就被暴徒破坏了（罗盘报，1998年5月21日）。然而，不幸中之大幸，梅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华裔女性那样遭受暴力行为。

为了更安全期间，华裔居民不得不在商店或房屋前写上“我是土著”，以免遭到破坏。这一事件对苏哈多政府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直到最后他于1998年5月21日宣布倒台。

（亮剑）

从业党十字街头寻找盟友逐鹿大选

【本报讯】从业党在2024年大选之前对某些总统候选人的政治支持方向很不明朗。然而在印度尼西亚斗争民主党推举中爪哇省长甘贾尔后，印度尼西亚统一联盟（KIB）的命运也受到质疑。

团结建设党决定加入印尼斗争民主党并支持甘贾尔。在团结建设党造势之后，从业党随后试图向由大印尼行动党和民族复兴党组建的大印度尼西亚复兴联盟(KIR)靠拢。然而，在几次会面之后，民族复兴党表示，从业党希望成为普拉波沃的大选制胜机制领导人，由于，普拉波沃已经是KKIR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了。

从业党大选制胜机制主席努斯龙（Nusron Wahid）是大联盟获胜团队的特使。5月10日，努斯龙表示，从业党仍然希望将总主席艾朗卡与普拉波沃进行配对。其中一项提议是普拉波沃为总统候选人，副座是来自KIB的艾朗卡。可是，该提提案必须先得到强强联盟各方的认可，例如，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民族复兴党和从业党作为组建强强联盟的领头羊，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共同点。工作精神是致胜的意图和工作致胜的方式。如果符合工作精神，这个人物是将居第几位，这个百分比已经是70%了。大印尼行动党肯定会推选普拉波沃成为总统候选人。目前，从业党和民族复兴党都在向普拉波沃提供副座人选。

民族复兴党中央理事会主席怀索尔（Faisol Riza）却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民族复兴党希望总主席穆海敏与普拉波沃进行配对。5月10日，怀索尔表示，艾朗卡有望成为普拉波沃大选制胜机制主席。如果艾朗卡成为大选制胜机制的负责人，我们会很高兴。目前，民族复兴党和与大印尼行动党已同意推举普拉波沃和穆海敏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艾朗卡作为大选制胜机机制负责人是一个特殊的使命，类似于国企部长埃里克在2019年大选中成为佐科维–马鲁夫·阿敏的大选制胜机制负责人的角色，后来埃里克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物。

怀索尔拒绝所谓若与各政党的游说工作失败，将探索强强联盟成为组建民族复兴党–从业党联盟的替代方案的言论。

努斯龙强调说，民族复兴党精英与作为强强联盟大选制胜机制的从业党之间的会议，根本没有讨论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推举问题，决定权已交了强强联盟政党的总主席。

目前支持政府的五个政党正在探讨组建强强联盟，这五个政党是大印尼行动党、民族复兴党、从业党、国民使命党和团结建设党。不过，团结建设党强调，不能与不支持甘贾尔担任总统候选人的政党结盟。国民使命党希望支持埃里克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5月12日，Trias Politika Strategi民调机构执行经理阿贡（Agung Baskoro）表示，目前出现两种选择，如果从业党与民族复兴党仍在KIR，或什么人有权成为普拉波沃的副座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那么从业党最现实的选择是锚定印尼斗争民主党，但是仍然保持成为KIR的附属党。

阿贡指出，如果民族复兴党仍想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名额与普拉波沃搭配。假如联盟赢得2024年大选，从业党有机会在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意味着民族复兴党获得了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从业党可以在内阁中获得自由选择部长份额的权利。或是取得双赢的解决方案，即没有一名民族复兴党或大印尼行动党干部成为普拉波沃的副总统候选人，因为这个副座人选是来在两党之外的人物。

印度尼西亚政治指标研究员古莫罗（Bawono Kumoro）评估说，从业党不太可能跟随团结建设党的领脚步加入印尼斗争民主党阵营。因为从来，从业党与印尼斗争民主党处于政治对立面。从业党寻找新的平台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机会很可能只能通过KIR。这是因为普拉波沃是前从业党干部，所以政治观点和作风相差无几。如果从业党想与民主党、民族民主党和公正福利党一道加入变革团结联盟的行列，那么将获得与加入印尼斗争民主党同样的命运，即不允许将他们的总主席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与阿尼斯配对，这是组建联盟的底线。

（亮剑）

团建党：KIB已有盟约

不在乎从业党和国使党不支持甘贾尔

【本报讯】团结建设党副总主席沙尼（Arsul Sani）表示，该党不介意从业党和国民使命党在选择2024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方面存在分歧。

团结建设党与从业党和国民使命党都是印度尼西亚统一联盟（KIB）的成员。迄今为止，KIB联盟尚未确定将在2024年选举中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团结建设党却已宣布推举中爪哇省长甘贾尔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这是在印尼斗争民主党宣布推举甘贾尔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进行的。

5月14日，在雅加达中区史耐延举行的人民协商审议组织峰会上，沙尼指出，我认为没关系，政府联盟政党基本上同意相互尊重各自的立场。作为KIB成员的政党，有可能在2024年大选中拥有不同的候选人，有可能最终我们的候选人组合都不一样。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并不表示为KIB解散，不要用解散这个词句，其本身就结束了，就是这样的。

沙尼表示，团结建设党直到现在仍在寻找副总统的人选。国企部长埃里克，旅游业与创意经济部长善迪亚卡，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长马福与东爪哇省长科菲花都在团结建设党的关注焦点中。有很好的机会，当然坦率地说，在团结建设党中也不能只推选一个人物而已。

5月10日，团结建设党顾问委员会主席罗米表示KIB存在解散的危险。根据罗米的说法，如果KIB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不一样，联盟肯定会解散。我总是说KIB是否解散，这个KIB什么时候解散？当从业党或国民使命党不随团结建设党的脚步时，KIB将解散或自动解散。

然而，罗米承坦言，乐观地认为KIB的另一个政党将步团结建设党后尘。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国民使命党也可能会推举甘贾尔。

（亮剑）

当前政局全由佐科维亲信主导

系统性阻扰阿尼斯参选只为延续原定治国方针

阿尼斯批评的政策是一项政府补贴计划，每次购买“现代Ioniq型号”和“五菱Air EV型号”品牌电动汽车提供约80万盾的折扣。目标是3万5900辆，相当于今年2.8万亿盾的预算。这种批评相当严厉，因为能买得起这两种汽车的人绝对是个有钱人，最便宜的“Iconiq型号”汽车价格价值7.5亿盾。

这两个批评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阿尼斯正在扭转与佐科维不同的对立竞选策略。相比之下，甘贾尔与普拉波沃总是在赞扬，直到现在都不敢批评佐科维。当然这是阿尼斯非常大胆的选择，可以说是一场豪赌。问题是，为什么阿尼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与阿尼斯的绝望态度密不可分，因为阻挠其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举措越来越强烈和系统化。阿尼斯的总统入场券确实非常容易被丢弃，阿尼斯只得到仅能满足总统门槛的政党的支持，仅为25%，即民主民族党、民主党和公正福利党2019年的总票数。阿尼斯现在正在面对由佐科维安排的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对阿尼斯本人而言，选择成为对立面似乎比强迫自己被想象成与佐科维有良好关系更合适。从营销的角度来看，与甘贾尔和普拉波沃相比，阿尼斯是唯一可以为选民提供替代方案的总统候选人。阿尼斯希望吸引选民的选票，这些选民对佐科维的表现感到失望，并在普拉波沃成为前竞争对手的助手后，对普拉波沃感到痛心与失望。

当定位为对立面时，阿尼斯将获得更多的竞选炮弹。除了巨额债务外，基本上一些经济统计数据都可以成为获得同情的材料。其中经济增长放缓，自2014年以来平均仅接近4%，而苏西洛时代接近6%。结果在佐科维执政的八年中，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100万盾，仅增长69%，与苏西洛时代的234%相比，差距达三倍之多。

同样的事实，在佐科维时代吸收了30%劳动力的农业部门的增长如何缓慢增长。同样的是，在去工业化现象中，制造业在吸收最正规劳动力的部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作用，从开始时的约22%持续下降到去年的18%。

这还不包括预算泄漏程度所说明的腐败感知指数下降。肃贪委表示，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中约有35%的泄漏。增量资本产出率数据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国家发展规划署去年的数据，该数据排名第8。也就是说，在印度尼西亚做生意是多生产1个产出或结果需要8倍的额外资本。这远远高于苏西洛时代，当时在4倍，而邻国则在3–4倍的范围内。

阻挠阿尼斯前进的举措，是由佐科维对提名阿尼斯的民主民族党总主席巴洛的大力游说发起的。佐科维已经与巴洛单独见过几次面。事实上，特别是佐科维经常委派其心腹，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虎在午餐中与巴洛会面。在社交媒体上，卢虎经常上传这些场景。他们的会面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卢虎和巴洛关系密切，因为同是前从业党干部。到目前为止，这些游说活动都失败了。

第二次攻势是六位政党领导人（大印尼行动党、团结建设党、国民使命党、从业党、民族复兴党和印尼斗争民主党）于2023年5月2日在独立宫与佐科维举行三小时会议后出现的大联盟的构思。两次攻势是将普拉波沃与甘贾尔搭配成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样2024年的大选只是一轮压倒性的胜利。似乎每个人都希望阿尼斯在第一轮就被淘汰。

如果因为普拉波沃不想当副总统而失败告终，那么第二种情况是将总统候选人分成四组：甘贾尔，普拉波沃，艾朗卡和阿尼斯；或三组，即减去艾朗卡。希望会出现两轮，如果这二三个全是佐科维的亲信（包括艾朗卡）都以失败告终，那么他们的选票将流向获胜的三组之一。因此，强强联盟的形式不是将所有支持佐科维的政党团结为一个政党，但无论什么人在竞争，而获胜的是什么人，对佐科维而言都无关紧要，只要不是阿尼斯。

（二）

（亮剑综合翻译）